

宁波好书

严子陵的显与隐

——试谈范立书创作《达人严子陵》的秘密

谢志强

我和范立书是同乡、文友，可能心有灵犀，背靠背起兴，竟然不约而同地写起故乡古人，而且写作的讫止时间也相同。我采取笔记小说的写法，写了汉代至清代的近60位古人，多为真名实姓。范立书则锁定汉代的达人严子陵，倾心三载，数易其稿，甚至曾将十余万字书稿推倒重来。

余姚传统文化积淀深厚，素有“文献名邦”之称誉，古代名人贤士犹如璀璨繁星。古代余姚有一种



有意味的文化现象：为官多，隐士多，且官员兼文人。严子陵之隐，隐成了范儿。显与隐，是两种极致的生存方式。其实，每个人的内心，都存在显与隐的对立统一。

范立书写出了严子陵的显与隐之两难，还原了他坚守初心、维护本真的形象，也表现出了严子陵人本的状态和智慧。我认为，范立书写严子陵，如同造镜。严子陵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范立书，也照出了众生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严子陵。当今，“达人”已成热词，媒体纷纷推出各种达人，平民百姓不留神就成了达人。范立书追溯古代的达人一词，源于春秋战国鲁国大夫孟僖子对孔子的评价，是指具有明德、通达、睿智、显贵的精神内涵。严子陵无疑是东汉达人。

对作家而言，文学创作既是方法论，也是世界观。《达人严子陵》的创作，无论在素材表达上，还是在人物塑造上，均妥善地处理了显与隐的关系。可归结为两个关键词：解谜和立意。前为方法论，后为世界观。

创作的过程，也是一个解谜的过程。严子陵为后人称道的是其与皇帝共寝，“以足加帝腹上”，即将腿搭放在皇帝的肚腹上。太史奏“客星犯帝座甚急”。皇帝笑曰：

“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当事人究竟为何会有此“冒犯”之举，成了一个谜。这是传奇，但范立书并没有强化传奇，而是着重写“平常”，这是调低视角的写法。通过严子陵为官为人的生存状态，去解开历史的谜团。范立书做了一系列严谨、扎实的功课，他搜集资料，踏访遗址，查阅戏剧，钻研演义，搜集传说。将不同的严子陵融合为他“理解”的“这一个”，他持有一种可信的历史观：“历史实在”与“历史理解的实在”的结合。那也是一种显与隐的处理方法。在此，方法论也是世界观了。

我自己写古人，有一个取舍标准，就是古今心心相通，不通就不写。范立书长期从事文化工作，他之所以选择严子陵是个人经历和文化熏陶使然，传主和作者心心相印，历史与当代脉脉相通。今日的范立书和东汉的严子陵形成了一种庄周梦蝶的关系，三载春秋，范立书沉湎于严子陵，仿佛是一场相遇相知的穿越，像庄子“忘我”，是我梦见了蝶，还是蝶梦见了我？

范立书将《达人严子陵》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后，做了一个梦，为了那个梦，他三次与我交流：书稿已二校了，该不该把那个梦放进去？范立书说：在写严子陵的过程

中，净化了自己的心灵，升华了精神的境界。我说，“所以你会做那个梦。”

古代题材怎样彰显时代精神，从而获得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？其中有一种重要表达方式，即现实缺什么，文学就补什么。这也体现了作者的精神能量和独特发现。我称其为“让当今的阳光照亮古代的人物”，照亮是一种发现。比如，诚信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呼吁诚信本身，就包含着时代精神。

颇意味的是，《达人严子陵》完全是贴着人物书写的，有执念的范立书，笔下的严子陵也有执念——严子陵性格中的这个元素，与人物的人生价值取向融合，他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了诚信，由显走向了隐。后人赞赞：重信守诺，高风亮节。

如果说孔子用脑，庄子用心，那么，严子陵属于用心活着的达人。

仿佛途经一个遗址

——读龚学敏诗集《濒临》

方其军

余姚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甫一公布，冯骥才说：“故乡的渊源之深，无法想象。那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，兼有两种文明形态。”我联想到一个事物：骑缝章。我读龚学敏先生的诗集《濒临》，莫名就觉得是文化撞撞的定格，一个犹如骑缝章的遗址。作为“中国好诗”系列第六季中的一种，诗集《濒临》于2021年3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收录78首诗，分三辑各26首。书中写的或是飞禽或是走兽，或是金剛或是蟋蟀……我想，在生物学家那里，这可能是一部讲义；在厨师那里，这可能是一本菜谱；然而，在诗人这里，“黎明与黄昏缝在一起”的那一部光影集。

《濒临》的第一首诗是《白鳍豚》：“和天空脆弱的壳轻轻一吻，率先成为/坠落的时间中/一粒冰一样圆润的白水。”第一段应是记忆，曾经在自然界见过白鳍豚自在的起伏姿势。不过，这一跃出，“要么引颈整条大河成为冰”“要么被铺天盖地的冰，融化为水”，回落的刹那，“时间就此断裂”，所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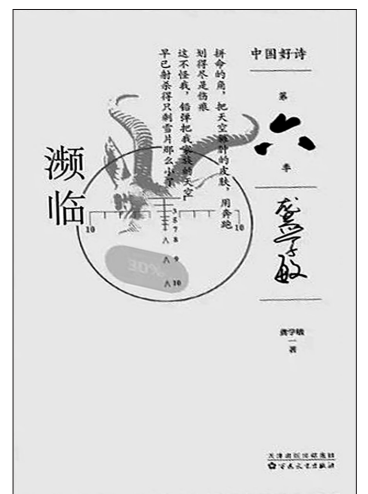
对的是“被挖沙船驱赶”的处境。“干涸的树枝上悬挂枯萎状开过的水珠/冰的形式主义，衰退在水的画布上。”这一段，颇有庞德《在地铁站》的意味。

如果动物们识字，见“吃”字大概会胆战心惊。从《成都麻羊》到《刀鱼》《河豚》《鲸》……简直大快朵颐。“人的味蕾一次次票决羊的繁殖方式”（《成都麻羊》）。人，往往会屈服于自己的食欲，甚至屈服于对美味的贪婪。有一年，我大舅家造房，上梁前一晚宰羊，以各次日的酒宴，羊杂和骨头当晚煮粥宵夜。一位帮工老婆婆火候掌握到位，招呼大家品尝，一人一碗。30年过去了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实在是那美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粥厚薄适宜，略微烫嘴的鲜、香、嫩，完全把头脑中分管进食和味觉的细胞全体整兴奋了。我联想到，如果饥饿之际，有位厨子牵一只小羊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在对一只小羊的怜悯与满足充饥需求之间，说实在的，你会怎么选？

诚然，食物链是有秩序的，恐怖的是企业车间的介入：“从卸磨到卸皮，商标一边注册/一边终结农

耕的清晨”“用高速公路的船载至超市/以阿胶之名，放之货架”（《驴》）；城镇化资源重整：“依山长出的楼盘，用钢铁的牙/把山咬死”（《西双版纳寻野象不遇》）“钢铁的尸体在海水与沙滩的牙缝间/发炎，红肿”（《海龟》）；普遍的化学干预：“大地沦陷在羽毛们没法甄别农药的黄昏”“视野被近视的喷雾器越写越小”（《乌鸦》）……当然，《濒临》并非只是狭隘的“批判”，而是有着更为“遥远的目光”。诚如龚学敏的“动物主题诗学”一文中所说，“诗人的本意并不是急于建立单一的‘生态伦理诗学’，而是通过生命文化、精神谱系和‘濒临词典’的方式，提供了非常复杂的现象学还原以及剖剖化的深度描写。”

《濒临》里的每首诗，无论结构还是节奏、语言等，都处在很高的水平。就像一只放飞在天空的风筝，手中所握的线绳是绷紧的，而非疲软。在自如的收放间，风箏呈现行云流水的百般姿态和凄然神韵。比如，“山峦像脚步敲击出的鼓声”，形神兼备，令人叫绝。而



这样创造力极强的句子，在《濒临》里俯拾皆是。比如《金钱豹》在坊间流传甚广，题记这样写：“1970年，县供销社收购站墙上一直挂着一张从农民手里收购来的金钱豹皮。”整首诗以金钱豹附身的第一人称叙述，演绎前世今生的贯穿与折叠，像一通墓志铭：“来吧/前世的骸骨被我开成了满身的花朵。”那一只豹，那一群豹，那一族豹，可知有诗人为它们发声？哦，不，诗人其实是为人发声，或说是检讨和反思。

阅读《濒临》，仿佛途经一个遗址，被烛照被抒写被强化，终至不朽。这让我想起龚学敏先生曾经的一首《在河姆渡口》：每一粒谷壳里都是一个盛满白色的/夜晚。风一直刮着/稻米是我们从未离开过的/摆渡人。

青春梦想破碎背后是什么

——读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

鲍静静

从农村到城市，是实现青春梦想的途径。“北漂”，更是一块不可或缺或缺的敲门砖。从奋斗、挣扎、追求到幻灭，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讲述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体梦想湮没的悲剧。少年时的她，唯唯诺诺；成年后凤凰涅槃，成了熠熠生辉的投资艺术品行业的精英；最后，又跌落神坛，在城乡结合部的公寓里自杀未遂。

小说语言带着皇城根京味，让人联想到王朔戏谑与调侃的荒诞味。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，让我们看到人性发展的脉络里那符合文学审美的真实。如果说鲁迅《孔乙己》是以小伙计“我”的视角来叙述情节的，那么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是以陈金芳中学同学“我”的角度展开故事的。在北京城的少年眼睛里，一个乡下来的插班生是怎样的？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集？这样的小说架构具有戏剧冲突性。



生命最初的意义就是被看见。乡下妹子陈金芳是多么想在同学中刷一把存在感啊，她穿姐夫的双排扣西服来学校上课，还成了班上第一个涂口红和第一个打耳洞的女生，她用火钳给自己烫头，还穿上了不知在哪里买到的一高一低的高跟鞋。与陈金芳同病相怜，“我”那时其实也非常无助：多年练小提琴，却被老师判定为没有天赋，不能走专业的路。练琴成了鸡肋，幸亏在每天夜晚的窗帘缝里，“我”看到了陈金芳倚在树身上痴痴地当听众。即便如此，“我”依然自卑、懦弱，当陈金芳背着印有“钾肥”的蛇皮袋跟在“我”后面时，我甚至没有胆量呵斥她两句。“我”害怕同学起哄，恐慌会把“我”这个城里人与乡下妹子并论。

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，除了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与艺术性，作品还透露出新时代“看客”心理。对于“看客”，鲁迅曾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

“我”是同学的代表，作为城里人，骨子里看不起陈金芳。从校园生活起，陈金芳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步履维艰，导致她的心理慢慢异化。

除了“我”以及“同学”是看客，文中的亲人、恋人、老师、朋友与乡亲都是看客。父亲过世后，母亲和姐姐只是把她当作附属，对她前后采取了两种态度，一是少年时抛弃她，让她独自在北京生活；二是在她成年发迹后，依靠她“光耀门楣”。老师把她当作赚钱的砝码，恋人觊觎她的身体。在投资圈朋友那里，她也并没有被接纳，B哥一语道破天机：“亏了就伤元气的人，说白了根本就不配跟我一起玩儿。”陈金芳投资生意的本金来自村民们的拆迁补偿款，她与乡亲的关系于是成了赤裸裸的交易。当金钱散去，村民们毫不迟疑地露出了自己的獠牙。

新时代的看客，无疑是他们所在阶层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为了物质利益，不惜践踏他人。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为了达成目的，甚至可以放弃所有，包括道德、法律和情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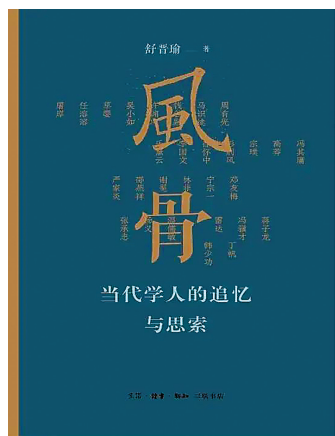
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揭开社会的弊端，目的是疗救。如同《孔乙己》中小伙计“我”并不代表鲁迅的观点，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中的“我”，也不代表作者石一枫的立



场。作者应该是悬浮在所有看客上空的，文中弥漫的是对陈金芳为代表的底层人物的同理之心与悲悯之情。

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塑造了陈金芳这样一个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中重重摔下来的乡村女性，作品折射出当代被扭曲的成功哲学和所谓的“弄潮儿”的自我膨胀、迷失与沦落。小说初衷是想表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里这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，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风口里抓住了红利，在花团锦簇之后瞬间归于宿命般的失败，有让人叹惋的悲剧意味与英雄色彩。这和19世纪欧洲的于连、拉斯蒂涅及20世纪美国的盖茨比存在着某种呼应的关系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这方热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变。

荐书



前不久，在书店看到《风骨》这本书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不禁想起近期热播电视剧《梦华录》中多次提到“风骨”一词，立即购得一册。

风骨，意谓端正直平正、刚健道劲。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有言：“招徕迷情，必始乎风；沉吟铺辞，莫先于骨。故辞之待骨，如体之树骸；情之含风，犹形之包气。”20余年来，舒晋瑜女士穿梭于茫茫书海间，关注文学现象，追踪文坛大家。本书收录了29位当代学人的生命年轮，以大师为经，以时代为纬，每一篇都是一帧学人风骨的剪影。本书以年齿为序，着重展现了周有光、马识途、钱谷融、许渊冲、吴小如、宗璞、徐怀中、邵燕祥、冯骥才、张承志、韩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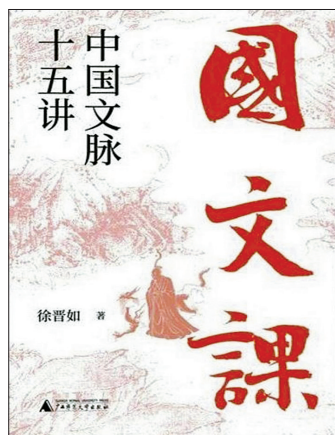
功等大师的治学春秋，深索理性回归，精析典雅根基。从写人到写情，从人生轨迹到治学脉络，作者通过近距离的采访，以饱含深情的笔调，跳出了纯粹的“简介”范畴，时代、国家、人生、文化……都被纳入其中，堪称当代学人的群像谱。

文章标题就是对学人性格的某种概括，如《马识途：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“投降”二字》《许渊冲：不到绝顶永远不停》《林菲：做学问要讲学术良心》。通过这些学人的喜与忧，展现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。云水襟怀，松柏气节。“他们的脸上满是岁月的褶皱，可是褶皱里溢出的笑容可亲可爱，他们的话语依稀还在耳边，值得我终生铭记。”这是一部致敬之书，向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和精神风骨致敬。

小说家刘庆邦曾感慨：“舒晋瑜的这些人物的传记和她的访谈录风格不同，使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。她是能够沉下心来认真做事的记者，她对于这些采访对象，对于笔下的人物，怀着深深的体贴。”

（推荐书友：戴骏华）

《国文课：中国文脉十五讲》



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晋如是著名儒家文化研究学者，潜心研究古文辞30年，有《诗词入门》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《海枯石烂古今情：唐宋词人十五讲》等著作行世。新近出版的《国文课：中国文脉十五讲》一书，从《诗经》讲到明清传奇，指出诗古文辞才是中国文学的正脉，风雅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。

作者从《诗经》讲起，彰显古人风雅之道。顺着这条文脉的主线，他讲屈原《离骚》中的求道心迹、司马相如的士人风骨、李杜文章的光焰万丈。徐晋如推崇《古诗十九首》，重视其醇雅之美、闲约之致。更以专章推介

有“唐孟子”之称的陆贽，赞其骈文乃中国文章的昆仑泰岱，无人堪与并肩。他爱重欧阳修、苏轼之文章气节，且与大苏在心灵上达到某种契合与共鸣。

本书文学观点鲜明，作者澄清了文体之间的根本区别。例如他说：“诗者持也，中心之志，发诸音声，形诸吟咏，就是诗。诗本不以辞采声华动人。”这是讲“诗”和“辞赋”的区别时谈到的。他又概括出诗人人格的三个特征，即遗世独立、精神自由、身具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徐晋如倡导在实践创作中领悟、感悟古人作品的意旨所在，为此，他一直身体力行，在填词、写旧体诗、作古文、研究戏曲等方面，进行创作体验。

正如马未都先生所言，徐晋如让文脉这一条看不见的文学线变得清晰可见，而正是文脉，使我们古老的文化一直保持着生机。

（推荐书友：朱延高）

《未来吃什么》



全球变暖 and 人口增长的趋势，促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着“未来吃什么”。美国学者阿曼达·利特尔历时三年，走访了十余个国家，写成了《未来吃什么》一书，副标题为“人类如何应对食物危机”。

作者遇到了秘鲁工程师乔治·赫劳德，他制造出了可以除草的机器人，减少了对农用化学品的使用；作者拜访了众多桶装蔬菜初创公司，探讨人造牛肉、猪肉、家禽和海鲜等“无动物产品”的研究开发；作者前往肯尼亚，走进第一个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垂直农场，在那里种植蔬菜无需土壤和阳光；作者探索以色列的智能水网和挪威最大的养鱼场……

作者努力突破全球食品体系的当代困境。比如，人们惯于使

用拖拉机翻动土壤来除草，但这会造成水土流失，导致土壤逐渐干旱，破坏微生物种群。书中提及“免耕”耕种，这是一种完全不用犁地的生产方式，主要靠秸秆残渣自然分解，之后肥沃的土壤一层覆盖在土壤表层。那么，免耕是否能大面积推广呢？又如，作者拜访了中国企业家张同贵的有机农田。这种费力、费时、费钱的农田开发项目，回报率很低，而且大多数顾客不喜欢长得丑丑的、形状粗糙的农作物。有机农业的核心价值尚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可。

全球食品体系可能发生的文化太多了，各方面的尝试和思考很难兼顾。目前来说，生态主义与生产主义仍有很大矛盾。未来建基于现在，跟吃饭问题紧密相关的农业，应当尊重产业发展规律，不能轻率冒进。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：“创新和无知让我们陷入食品体系的泥潭之中，可是如果创新与良好的判断力能够联合起来，就能让我们摆脱这个困境。”

（推荐书友：赵青新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

